

請掀開經本，第三面，倒數第四行。

「一切金口，通名為經，對上五字，是通別合為題也。」金口是對佛的讚歎，佛親口所說的，後來的人都尊稱為經典。其實佛經是有五種人說，不一定完全都是佛說的，但是除佛自己親說的之外，其他的四種人，就是佛的弟子，有仙人、變化人。他們所說的必須要得到佛的印證，也就是得到佛的同意，這都能稱之為經。由此可知，佛法要用現代的話來講，它是講理的，它不是專制的，只要與事實真相相吻合的，不是佛說的佛也承認，他說的跟我的意思、看法、想法完全相同，等於就是佛說的。通常在佛法裡面叫「法印」，因為我們中國自古以來，印是表信的，所以叫印信。你看政府機關出的公文，上面一定要蓋上印，這個印就是表信的。佛的法印不是有一個形相的，要明瞭它真正的含義。一切大乘法以「實相」為法印，什麼叫實相？就是事實真相，佛所說的一切大乘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菩薩或者佛的弟子，乃至於外道，他所說的也是事實真相，佛就會同意，佛可以稱它也是經典。這是舉一個例子來說。本經是佛親自所說的，當然是更沒有問題了。

「佛說阿彌陀」這五個字叫別題。別是差別，跟其他經的名字不一樣，在一切經裡面只有這部經叫做「佛說阿彌陀」。底下一個字叫通題，只要是佛說的都稱為經，所以「經」這個字是通題。譬如我們中國人很熟悉的，像《金剛經》底下那個經是個通題，《妙法蓮華經》、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下面都用個經字。所以這是「通別合為題也」，「佛說阿彌陀經」這六個字裡頭有通題、有別題，通、別合為一個題目。底下說「教行理三，各論通別，廣如台藏

所明。」底下是蕩益大師省略了。為什麼可以省略？因為蓮池大師在《疏鈔》裡面、幽谿大師在《圓中鈔》裡面都講得很清楚，可以參考這兩部書。如果想要知道得更詳細一些，那你就讀天台宗的典籍，天台宗對於教行理就講得非常的清楚。這個地方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。

「教」就是教學，用現代的話來講就是教科書，也就是我們俗話講的課本，教就是課本，教科書是課本。佛一切經典就是教科書，就是教學的課本，可這個課本裡面一定有道理在，沒有道理就不能稱為經。所以經要用現代人講，那決定是真理，不但永恆不變，而且還能夠適合各個不同的時代、不同的地區、不同的大眾，各個人的需要它都能適合，這個很不可思議，這就是理。除了理之外，有理論如果沒有修行的方法，這個理我們雖然聽了也沒有辦法證明。所以它一定有行，有教你修行的方法，依照這個方法修行，你將來必定能夠證得這個道理，理就是真相、就是事實真相，你一定可以能夠證明的。所以，經典裡面有教經、有行經、有理經，但是這些東西統統都包括在教科書裡面。

解釋經題到這裡就告一個段落。下面這是第二段，叫辨體，也就是現代哲學書裡面所講的本體論。在經典裡面，這一條很重要。它重要在什麼地方？在這一段裡面要告訴我們，佛說這部經是根據什麼說的，換句話說，理論事實的依據要在這條給我們辨別清楚。我們明瞭了，對於佛講的這部經才能真正產生信心，然後才會依教修行。所以這一段非常重要。

「第二辨體。」體就是經之理體，理是道理，經之理體。「大乘經皆以實相為正體」，這一句是總綱領，所有一切大乘經都是以實相為體，就是以實相為教學的依據。實相是什麼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由此可知，這個理論的依據再真實不過了，佛沒有給我們

說別的，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自己生活的環境。如果我們把這個事實搞清楚，才曉得大乘經與我們自己的關係是多麼的密切，是我們在一生當中必須要修學的。為什麼？我們不能不知道自己，不能不明白我們生活環境。不明瞭就叫迷惑，迷惑你決定顛倒，什麼是顛倒？把真的當作假的，把假的當作真的，這就顛倒，真妄顛倒了；把正法當作邪法，把邪法當作正法，邪正顛倒了；把善當作惡，把惡當作善，善惡顛倒了。就是經裡面常說的迷惑顛倒，迷惑就是對於實相不知道。所以我們處事待人接物，在思想上、在觀念上統統發生了錯誤，這些錯誤就稱之為顛倒。大乘經裡面把這個事實真相給我們說清楚、說明白，可見在所有教育裡面，再找不到一種像大乘教育對我們這一生更密切、更重要的，真的找不到。知道這個事實，沒有不認真修學大乘的，才知道大乘經真正殊勝的利益。

下面有個簡單的解釋。「吾人現前一念心性，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，非過去，非現在，非未來，非青黃赤白、長短方圓，非香，非味，非觸，非法。」這段話很難懂，而這段話又非常重要，確實是將事實真相簡單明白的給我們宣說出來了。實相，佛在大乘經裡面，將這個名詞給我們做個簡單的解釋。從體上講，它沒有相狀，我們講的本體，從體上說，這段話完全講的是本體。什麼叫本體？在哲學裡面，這個名詞是說宇宙萬法從什麼地方生的？世界從哪裡來的？動物、植物是怎麼會有的？那個根源就叫做本體。換句話說，天地萬物、一切萬法，都是從那一個根本生出來的，這個根本就叫本體。而在世間這些哲學裡面，東西方的哲學，古今的哲學家，都在那裡探討本體，可是都沒有找到，各人說各人的，都不能叫大眾心悅誠服。所以說的就很多，有所謂一元論、二元論、多元論，唯心、唯識，甚至於講唯物，都是探討這些問題。實在講

，釋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，就把這個事實真相在大乘經典裡面為我們說出來了。

佛說宇宙萬有的本體，就是那個根源是什麼？佛講的是心，就是心性，這是本體，天地萬物都是它變現出來的。它是能變，宇宙萬物是所變，能變的就一個，所變的是無量無邊。能變的是一個，這是什麼東西？就是我們的真心，這個心是真心，就是我們的本性，大乘經上常講的真如本性，就是這個。這個東西到底在哪裡？在不在我們身體裡面？《楞嚴經》一開端就找這個。釋迦牟尼佛叫阿難去找，阿難很聰明，找了七個地方，佛都否定了，都搖頭說不對。我們沒有這個能力，我們還找不到七個地方，阿難居然能找到七個地方。所以說「不在內、不在外」，這段話諸位要讀《楞嚴》你才真正了解這幾句話的味道。為什麼說不在內、不在外？正因為，它不是形相，沒有形相的，它也沒有色彩，也沒有相狀；但是它有，不是無。所以佛法裡面常用一個字來形容它，用「空」，空就不好懂，空不是什麼都沒有，空它有。《心經》裡面也是講這個問題，你看《心經》上講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色是講現象，空是講本體。色從哪裡來的？色是空變現出來的。所以空，空體能變，色相是所變。

我們也不要費這麼多麻煩，因為很不好懂，也很耽誤時間。我們用一個比喻，諸位細心去體會就可以明白一個大概。我想我們在座的同修每個人都有作夢的經驗，在座的同修哪個人從來沒作過夢的，舉手我看看。沒有人舉手，就證明每個人都作過夢。夢中境界從哪兒來的？一定有個能現夢境的東西。我們把能現夢境那個東西比喻作心性，夢中現的境界就是色相，色相的境界是能現的體變現出來的。所以色相是假的，能變那個是真的，真跟妄，佛是這樣跟我們說。能變心性是真的，所以心叫真心，性叫本性，它是真的。

所變現出來的現象，你看你們作夢，哪個人在這一生當中是做過兩次、三次完全相同的夢？有沒有過？沒有過，所做的夢都不相同，都不一樣。所以，相叫妄相，叫假相，就不是真的。真的，真的是永遠不變才叫真的，凡是會變的都不是真的。

所以佛在《金剛經》跟我們講現象，他說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現象是虛妄的。但是能現現象的體是真的，為什麼？它不變。相會變，體不會變，也就是說，能變的它不變，所變的它會變。所以能變是真的，所變是假的。宇宙是它變現出來的，諸佛菩薩也是它變現出來的，天神、上帝還是它變出來的，我們現前自己這個身體，以及我們接觸的世界也是它變現出來的。佛給我們講，還有我們不能夠見到的餓鬼道、地獄道，也是它變現出來的。十法界依正莊嚴，依就是生活環境，正就是本人，十法界的人以及他生活的環境，統統是心性變現出來的。所以，禪家有句話說，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」，就是哪個人真正是明心見性了，禪宗裡面講明心見性，大地無寸土，才曉得原來一切都是自性變現出來的。而我們現在所迷就是迷了心、迷了性，把這個東西迷了，那就苦不堪言。一天到晚胡思亂想、胡作妄為，造業受報，感得的六道輪迴。六道輪迴從哪兒來的？還是自己心性變現出來的，離開心性，無有一法可得，這是佛給我們講的真實相。

經上講的「吾人現前一念心性」，這一念是真心、是本性，人人都有。不但我們人有，畜生也有，餓鬼也有，地獄也有，跟諸佛如來無二無別。但是第二念就錯了，第二念就迷了，第一念是本性，第二念就變成妄想執著。所以這個地方特別強調一念，如果我們能把一念保持住，在佛法裡面，那就叫成佛，那就不叫凡夫。為什麼？第一念的時候，我們沒有起分別、執著。譬如我們眼睛看，眼看外面境界，沒有起心、沒有動念、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這個時

候叫第一念。第一念，外面境界一定是平等的，沒有善惡、沒有是非、沒有邪正、也沒有真妄，當然更沒有利害。萬法都是平等的，這個境界叫做一真法界，這是真的，決定不是假的。為什麼說第二念就迷了？第二念，我們的分別、執著起來了。

譬如說我拿這個給大家看，第一念的時候你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並不是沒有看到，清清楚楚。第二念，「法師手上拿著一張紙」，這你就迷了。為什麼說迷了？錯了嗎？大錯特錯！錯在哪裡？這個東西叫什麼名字？沒有名字，名字是別人給它起的。老子曉得，叫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」，它沒有名字。你見得清清楚楚，叫第一念，你給它起上個名字，叫它是白色的，叫它是紙，你就迷了，這是你起了分別、起了執著。從分別執著裡面就起了貪瞋痴慢，就生煩惱了。所以諸佛菩薩有什麼本事？他的本事就是保持第一念永遠不變。我們很可憐，保持不住，立刻就迷了，隨著迷，則迷上再加迷，麻煩就在此地。我們學佛要懂得這個根本的道理，你才能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，真正的利益就是明心見性。

我們很可憐，我拿這個，你們見什麼？見一張白紙。我如果拿這個給諸佛菩薩看，你們見，見到什麼？人家是見到真如本性。這就不一樣了，諸佛菩薩看這個是真如本性，我們看這個是一張白紙，你看糟糕不糟糕！諸位要曉得，離開一切妄想執著，沒有一法不是真性。所以古人用個比喻說，譬如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，金比喻心性，不變，器就會變了。我們用黃金做個手鐲，手鐲是個器，做個項鍊，項鍊是個器，喜歡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，給它做個佛像也是器。但是這些東西都可以變的，我不喜歡手鐲，喜歡項鍊，我可以把手鐲重新打成一條項鍊；我不喜歡項鍊，我喜歡一個佛像，可以把它鎔化鑄造一個佛像。金沒有變，形狀在變。所以會變的是形狀，不變的是本體，體沒有變，就像金跟器一樣。

我們要問，金跟器我們很容易體會，很容易明瞭，我們現前這個身體，現前擺在眼前的萬物，是心性變的，這個東西是不是心性？當然是心性。心性不變，它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。我們這個身體到底變不變？我們看起來是變，如果你是一念，它就不變了。很可惜我們的念頭是妄念一個接一個、一個接一個，永遠不停，因此我們見到的相是妄相。如果哪一天你真正得到一心，你所見的一切境界相就叫做實相，就不是妄相了，你就真正見到實相。實相是什麼樣子？實相是所有一切法不生不滅。佛經裡頭有個名詞叫「無生法忍」，「無生」是講一切法不生不滅，「法」是指一切法，一切法確實沒有生滅。「忍」這個字當作認可、就是同意的意思，佛講一切法不生不滅，我同意，我承認，為什麼？我也見到了。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同意，也沒有辦法承認，為什麼？我們沒有見到。

我們看到動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異滅，礦物有成住壞空，我們所看所有一切法都是生滅的。這個原因在哪裡？因為我們用生滅心，看法都是生滅法。諸佛菩薩用的是不生不滅的心，看一切法就不生不滅，就是這麼個道理。哪一天我們自己功夫達到一心了，在佛法裡頭，大乘佛法的修學是以這個為中心、以這個為樞紐。禪宗裡面稱之為禪定，我們念佛法門裡面稱之為一心，名詞上不相同，境界上完全相同。一心就是禪定，一心就是實相，一心就是真如，一心就是本性。所以，我們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跟禪宗裡面明心見性是一個境界，是一樁事情。只是我們用的方法跟禪宗的方法不一樣，效果、目標都完全相同。這是用這個比喻來說明性相的關係。這是一念心性，它是不變的本體。我們再看底下一段。

「覓之了不可得，而不可言其無，具造百界千如，而不可言其有。」這才真正是事實真相，我們說它無、說它有都錯了。但是在教學裡面，必須要建立這些名相術語，便利介紹，便利學的人去體

悟。但是這些名詞術語是假設的，這個諸位要知道，決定不是事實，因此你就不可以執著。你可以用它，自己用它去體會到真實，這是自受用。幫助別人，用這些術語來介紹這個事實真相，幫助他開悟。自己不能執著，也不能教別人執著。佛法修學最困難的地方就在此地，因為世間人可以說無始劫以來，生生世世最大的毛病就是執著。只要一執著，你就決定得不到真實義。

所以佛在《金剛經》最後，是無可奈何的說了一句話，把他所說一切的統統否定掉。告訴大家，佛沒有說一句法，誰要說佛說法，那叫謗佛。他說法四十九年，怎麼一句話沒說？我們要從這個意思裡頭去體會，他確實一句話也沒說。他所說的都不能執著，一執著就錯了，執著就迷了。他在《華嚴經·出現品》裡頭說得好，他說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換句話說，一切眾生跟佛是一樣的，沒有差別，本來就是佛。為什麼你會變成這個樣子？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」，這是真知識，一句話把我們的病根說出來了，我們的病根就是分別執著。所以諸位要知道，離開一切分別執著，你就得大自在了，你就契入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在哪裡？就是我們眼前的生活。縱然你到西方極樂世界、縱然你到華藏世界，如果起一念執著，你還是凡夫。由此可知，佛法沒有別的，自始至終是破除執著而已，這個話是真的。

我執破除了，證小乘阿羅漢的果位，大乘法執破除了，就圓滿成佛，成佛破二執而已。二執就是二障的根源，我執是煩惱障的根源，你有我執，你決定有煩惱，你煩惱怎麼能離得開；你有法執，你決定就有無明。所以，法執沒有了，無明就斷掉，我執沒有了，見思煩惱就破了，破了見思煩惱，就出了六道輪迴，大小乘經上都這樣跟我們講的。所以學佛沒有其他，就是破妄想執著。大乘，許多宗派，無量法門，那些方法、那些理論都是幫助人破除執著的，



都是幫助人明心見性的。我們今天選擇的是念佛法門，這個方法簡單、容易，就念一句阿彌陀佛，以自己真實的功夫，再加上阿彌陀佛本願威神的協助。根性利的，什麼叫根性利？什麼叫根性鈍？利、鈍不是在別的地方分，利鈍就是肯不肯把分別執著放下。肯放下分別執著的，這個人根性就利；不肯放下的，這個人根性就鈍，就這麼回事情。所以你肯放下，容易開悟，容易契入；你不肯放下，就很難開悟。為什麼？悟門上有個大障礙，就是執著。

這個地方一段說的是體、是心性，心性覓之了不可得。禪宗有個故事，達摩祖師到中國來的時候，在少林寺面壁九年，找不到一個可以傳法的人，找不到。等到九年，等到一個慧可，這是禪宗二祖。慧可知道達摩是很了不起的人，對他真誠的恭敬。師資之道沒有別的，就是誠敬，要以真誠之心，要真實的恭敬，你才能得到法益。正是印光大師所說的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，慧可對於達摩那是十分的誠敬，所以他得的是圓滿利益。他在那裡等九年，就等不到一個誠敬的人，等不到，真難！慧可大師去求法，達摩在那裡打坐，理都不理他，喊他也不答應。慧可為了表示自己的誠心，拿刀把自己的手臂砍斷，拿這個斷的手去供養達摩祖師。達摩看到這個樣子，這才說話，你何苦來？你到底為什麼？慧可說「我的心不安，求大師幫我安心」。達摩祖師聽了這句話，把手伸出來說「你把心拿來，我替你安」。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造達摩祖師的像，都是伸著手，那就是度慧可的那個姿勢，你把心拿來，我替你安。慧可從這句話裡面立刻迴光返照，在找心，心在哪裡？最後他說了一句，「我覓心了不可得」，我找不到，不知道心在哪裡。達摩祖師底下接著一句話「與汝安心竟」，我已經把你的心安好了。找不到，不就沒事情了嗎？他從這句話裡頭大徹大悟，這就見了性。

我們今天讀這個公案，這幾句話翻來覆去，我們還是見不了性。要問問我們到底障礙在哪裡？他們兩個人當時對話，達摩是「說而無說」，慧可是「聽而無聽」，他就入了境界。我們今天是有說有聽，都落在分別、執著上，那怎麼能開得了悟？這個話重覆一千遍也開不了悟。所以覓心了不可得，不能說它沒有，它有，盡虛空遍法界，它確實有。

「具造百界千如」，百界千如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宇宙萬法，宇宙萬法是它變的，雖然是它變的，你不能說宇宙萬法是真有。我們看到宇宙萬法是真有，實在講我們看錯了，我們用分別心看，我們用執著心看，好像是有。其實有沒有？決定沒有。真相是什麼？真相是當體即空。我們中國古人常說，開智慧的《楞嚴》，成佛的《法華》，對這兩部經如此的讚歎！確實《楞嚴經》上講這個問題，是再三的探討、辯論，說得真是詳細，真的叫我們開智慧。《楞嚴經》給我們講的事實真相，所謂「當處出生，當處滅盡」，這還說了一個生滅，不說生滅我們就沒有辦法體會，生跟滅是一不是二。為什麼？它太快了，簡直沒有辦法辨別。所以，相是幻相、是假相。經上講的有叫妙有，說這個空叫真空，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，這才是事實的真相。這個是很難體會，心要清淨到相當深度，這個境界你才完全見到。我們今天心太粗，事實的真相雖然在我們眼前，我們見不到，心太粗了。

我們從一個比喻當中可以體會到，像我們看電影，不是看電視，看電影。電影我們知道，放映的電影底片是一張一張的。但是它在放映的時候速度太快了，於是一張一張我們看不出來，我們所看到的是個連續的相，看不出來一張一張的差別相，它的速度太快。快到什麼程度？一秒鐘它鏡頭開關二十四次。一秒鐘鏡頭開關二十四次，我們就不能夠辨別它一張一張的，這是心粗。心細的人，每

一張開、關我都看清楚，那就是一張一張的，看清楚了。我們現在沒這個本事，心粗，定功不夠。佛舉了個比喻，說我們宇宙萬有這個假相的生滅，速度不只一秒鐘二十四張。佛在《楞嚴》上講一彈指，一彈指時間很短，我們彈得快的一秒鐘可以彈四次，一秒鐘的四分之一。一彈指有六十剎那，一剎那有九百生滅，就好像鏡頭開關一樣，一剎那開關多少次？九百次。一彈指有六十剎那，六十乘九百，如果像我彈四次，再乘個四，一秒鐘它開關多少次？你們乘一乘，恰好是兩個十萬八千次。一秒鐘二十四次就把我們騙住了，兩個十萬八千次，你怎麼會覺得它是假的？決定覺察不到。

看到這個真相，佛經上所講大乘八地菩薩，可見得八地菩薩人家定功是多麼深，一剎那九百生滅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人家看到底片，我們在銀幕上看到是看那個畫面，相續的畫面。佛說的這些，這些事實真相，佛教我們修定，教我們修清淨心。我們念佛，用念佛的方法念到功夫成片，這第一個階段，再進一步念到事一心不亂，再進一步念到理一心不亂，這個境界就見到了。所以佛所講的，都可以叫我們去證實。我們自己可以親自證明它，然後才知道佛講的話是真實的，不是虛妄的，佛沒有欺騙我們。所以，相是幻相，不是真相。

你如果確實體會到，或者是肯定，所有的相都是幻相，《金剛經》上講的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有為法，諸位要研究一點唯識的常識，像《百法明門論》裡面，這是唯識法相宗入門的一個課程。它將所有一切法歸納成一百法，這個百法是歸納，展開來就是宇宙萬有，把它歸納成一百大類。這一百大類裡面，又分為心法、心所有法、色法、不相應行法、無為法，又分為這個五大類。除了無為法六個之外，其他的九十四法都叫做有為法。所有一切有為法，佛說都是「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

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這是事實真相。你要是真懂了、相信了，《金剛經》上這幾句經文就把你所有的憂慮、煩惱、牽掛統統消除了。為什麼？都是虛妄、不實在的，都不是真的，你怎麼會不得到清涼自在？這是大乘佛法真實的受用。

「百界」就是十法界展開，十法界每一個法界裡面又具足十法界，這就是一百界。這一百法界裡頭，每一界裡頭又具足一百界，這就不必說了，你往這上去推展，就無量無邊不可思議，法界不可思議！「千如」是說每一界裡頭都有十如是，這出在《法華經》上，這是佛講的。十如是講如是相、如是性（相是現相，性就是本體）、如是體、如是力、如是作，如是因、緣、果、報，如是本末究竟，總共說了十句。每個法界有十如是，一百個法界就一千如是，叫百界千如。天台大師也是從這裡悟入的。這是給我們講，說明事實真相，我們心地清楚、明瞭才真正不落在兩邊，就是也不執著有，亦不執著空，這就是大乘菩薩。大乘菩薩以下的，二乘人執著空，六道的凡夫執著有。六道凡夫像我們，認為什麼都是真的有的；阿羅漢、辟支佛他認為這一切都是空的。執著空跟執著有都偏在一邊，都錯了。執著有的，很苦，搞六道輪迴；執著空的，不能見性，雖然擺脫六道了，他不能明心見性，因此他也相當苦悶。唯獨大乘菩薩對於事實真相了解，所以他兩邊都不執著。

在這裡我們做個結論，心性覓之了不可得，心性不可得，境界也不可得。我們眼前所有一切境界，不可得是真的，你以為得到是假的，是你一個錯誤的觀念。今天，這個也是我有的，那個也是我有的，說老實話，連身體都保不住，何況身外之物？身體怎麼保不住？你從家裡面到這個學校來，你以為你還是同樣一個身體？錯了，不同了，在裡面細胞新陳代謝不曉得換了多少。所以你在家庭裡那個你，跟現在的你是兩個，不是一個，千萬不要誤會。所以我們

身體剎那剎那在生滅，保不住，都不可得，何況身外之物！身不可得，萬事萬法統統都是剎那剎那在變遷的，哪有一樣可得？沒有一法可得。

如果真的明白這個事實，得失的念頭打掉了，原來不可得，我何必想這些？世間人憂慮、煩惱，百分之八十都在得失上，得失的念頭打掉了，他的煩惱憂慮就少了百分之八十，那個人就真正幸福、真正快樂、真正自在。這是說境不可得。事也不可得。《心經》上說「無智亦無得」，我們以《心經》上來說，不僅僅是五陰、六入、十八界不可得，連能證的智、所證的菩提涅槃也不可得。你要問為什麼？心性本空故，就這個道理。能變的覓之了不可得，所變的那些境界怎麼會可得？慧可的開悟、契入，就是入這個境界。入這個境界，就是把事實真相統統明白了、統統了解，真相大白，這就是悟入實相。所以，我們在一切現象界裡面就得大自在，遊戲神通，可以受用，可以享受，不能佔有。你說這個是有的，那就錯了，你可以盡情去享受，你決定不能動一個念頭這是有，這是真的，那就錯了。所以諸佛菩薩在九法界裡講的遊戲神通，你看遊戲神通，他的日子過得多麼自在、過得多麼瀟灑。我們為什麼不能像佛菩薩那麼樣自在瀟灑？就是我們處處執著有，念念想佔有，壞就壞在這裡。不知道一切法本空，不知道一切法了不可得。

下面說，「離一切緣慮分別，語言文字相，而緣慮分別、語言文字相，非離此別有自性」。這是說明真心本性是決定沒有虛妄相的。哪些是虛妄相？緣慮，緣慮就是說的我們妄想，也就是講想像，我們今天講思想、見解。思想是緣慮，見解是分別，我們的思想、見解都不是心性裡頭本有的，心性裡頭沒有思想，也沒有見解。所以為什麼古大德教學，特別是教初學，初學佛法的人要在什麼地方用功？要訓練根本智。根本智是什麼？是無知，從這裡下手。現

在人學佛所以很難有成就，現在人學佛從哪裡下手？是從有知下手。古人下手是從無知下手，無知是修什麼？修清淨心。換句話說，不准你有思想、不准你有見解，從這裡下手，這叫從根本修。

現在人學佛要有思想、要有見解，這就糟了，這大錯特錯。你縱然學得很好，現在人說你是個了不起的大佛學家而已，你沒有能力斷煩惱，你沒有能力得清淨心，你沒有能力了生死出三界。換句話說，怎麼學還是個凡夫，決定不可能超凡入聖。但是古人的教學法那很有效果，確實能叫你明心見性、超凡入聖。他是離一切緣慮、分別，離一切思想，離一切見解，離一切言語文字相，離一切文字，這些東西統統不執著。所以他的心是清淨的，他永遠住在定的境界裡。真正有功夫的人，像經典裡面讚歎佛，所謂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這句話很有意思，這是我們要修學的。我們心要常住在定，當然這是很高的功夫，我們想學學不到，學不來。淨宗法門的方法比較特殊，人人可以學的。它不教我們住在定，它教我們把心住在「阿彌陀佛」上，住在阿彌陀佛比住在定上是容易多了。一天到晚心裡有阿彌陀佛，除阿彌陀佛之外什麼都沒有，這才叫你的心住在阿彌陀佛上。這就是修淨土，這就是心裡真正叫有淨土。古人講的有禪、有淨土，怎麼叫「有」？就是心裡頭除了阿彌陀佛之外，別的都沒有，只有一個阿彌陀佛，你叫有淨土。有淨土，你就決定生淨土，就決定得生。

在心裡有了阿彌陀佛，其他的統統沒有，也許同修要問，我還要上班，我還要做事，我家裡還有許多事，那怎麼辦？是不是都統統不要管了？不是的。世間事情樣樣都做，見到就做，做得圓圓滿滿，心裡頭沒有。諸位要知道，這就是佛常講的「佛法在世間，不壞世間法」，絕對沒有破壞世間法，不但不破壞世間法，成就圓滿的世間法。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講的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，理是

講心性，事就是講的一切萬象。心性跟萬象沒有障礙，心性永遠是清淨的，事相再繁雜也不會破壞心性的清淨。何況清涼大師又說「事事無礙」，事與事沒有妨礙，那就是一切都不妨礙。所以說心裡面有阿彌陀佛，心定在阿彌陀佛上，六根格外的聰明、格外的伶俐。為什麼？他沒有妄念，他沒有妄想，所以眼見、耳聞比一般人一定來得聰明，你做事一定做得更圓滿、做得更周到，心愈清淨。

今天修行要這個修法，要抓到這個綱領，這個修行方法適合於現代開放的社會。要是用過去保守的方法，今天人不能接受，今天環境不適合了。在這個時代，我們用什麼方法度自己，用什麼方法幫助別人？一定要用開放的胸懷，一定要用大乘圓頓的教學，才能收到非常殊勝的效果，使大家都能夠歡喜接受，幫助他的生活更美滿，幫助他的心情更調適。所以在每個時代教學，確實所用的方法、所依據的理論不相同，一定要看清現在是個什麼時代。這個時代，從上到下，男女老幼，哪個人不追求名聞利養？那怎麼辦？過去的佛法是教我們要把名聞利養統統斷除，現在每個人都爭名聞利養，你說名聞利養都不要，沒人來學佛了。佛要度什麼人？佛要普度眾生。既然名聞利養已經泛濫，佛應該怎麼教他？教他追求名聞利養正確的方法，教他得到真正稱心滿願的名聞利養，那統統都來了。這違不違背佛法？不違背，佛法就是教一切眾生離苦得樂的。

你把這個道理搞清楚、都搞明白了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沒有一樣求不到。求富貴得富貴，求功名得功名，求兒女得兒女，沒有一樣求不到。我們要求自己這一生幸福，家庭美滿，社會安定，天下太平，樣樣都求得到。不必多找這些經論，都涉獵，我們沒這麼多時間。淨土三經裡頭就能給我們圓滿的答案，就能給我們圓滿的理論、圓滿的方法。只要諸位留意，細心去體會，依照這個教訓去做，你一定稱心如意，沒有一樣得不到的。離這些你就得清

淨心，你就得圓滿的智慧，有了智慧，沒有一樣不稱心如意的。下頭又補充一句，「而緣慮分別、語言文字，非離此別有自性」。由此可知，思想我們要不要？見解要不要？言語文字要不要？要。要，不是為自己要，為自己要你就苦了，對自己來說統統不要。剛才講過，修淨宗的人一天到晚就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這就對了，自受用。這些思想、見解、言語、文字是他受用，我要幫助別人，這些都是工具，這些工具不能不要。我要這些工具是幫助別人的，我自己，自己不要，你就得自在，你就真正快樂。所以，一個自受用，一個他受用，這個不能顛倒，一顛倒就大錯特錯。這就圓滿了，空有二邊都不執著，不落空有二邊這才叫中道。

「要之離一切相、即一切法，離故無相，即故無不相，不得已強名實相。」所以實相這也是個名詞，這個名詞也不能執著，你執著就錯了。這是不得已取這麼個名字，假名，「名可名，非常名」，這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這個要知道。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，離開這些名字相，你就見到它的真實相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就見到了。所以要見到，不起一念的時候，見的是真相，就是用一心，有一個念頭就是二心，再有一個分別就三心，叫三心二意，你就見不到真相。一心裡頭決定沒有一個念頭，這個時候你見的是實相，所以即一切法。離，我們稱作無相，無相是沒有虛妄相。也就是說，沒有妄想、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無相是無這個，沒有念頭，這叫無相，離故無相。即，我們生活在這裡面，我們受用它，所以無不相。無不相就是有相，一切萬事萬法都存在，我們都可以很自在的去享受，去受用它，所以叫無不相。它有相，雖有相，我們不執著它，這個享受是真正的享受。你一執著它，那就錯了，執著它，裡面就生煩惱，換句話說，它起副作用；一切都不執著，它不起副作用。這是不得已，把這樁事情勉強取個名字叫實相。所以，你也不可



以執著實相是真有一個實相，那又錯了。佛法決定不能夠執著，也不能把它捨棄，捨棄也是執著。為什麼？不捨棄執著有，捨棄執著空，統統都執著。所以叫你空有二邊都不執著，那就對了，這才得到真實的受用。

下面一段是告訴我們，「實相之體，非寂非照，而復寂而恆照，照而恆寂」，這還是為我們說明不落二邊的意思。「寂」跟「照」可以互為體用，你說實相就是心性，心性之體是寂，講得通，它起作用是照；也可以說，心性之體是照，它起作用是寂。所以，寂跟照是可以互為體用。什麼叫寂？寂是清淨，就是一念不生，六祖大師所謂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這是寂。照是什麼？照是明瞭，心裡頭確實本來無一物，但是宇宙人生、萬事萬物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像一面鏡子一樣，照得清清楚楚。這個體所謂是「非寂非照」，本來說不上寂與照，為什麼？落在寂跟照上就有了分別執著。它確實是這個事實，萬萬不可以起分別執著。體一定有用，一定有作用，這個用，佛法教我們用中，儒家也教我們用中。可見得世出世間的聖人教我們都用中，這是很了不起的。「中」是決定不偏在一邊，會用中的人就是佛菩薩。小乘人剛才講偏在空，他用空，我們凡夫用有，偏在有，執著有，這空有二邊，他不知道用中。唯有佛菩薩曉得用中。這個中，「寂而恆照，照而恆寂」，這就是用中。清清楚楚，如如不動，如如不動是寂，清清楚楚是照。清清楚楚，如如不動，如如不動又清清楚楚，我們要學這個，這太重要了。

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